



秋 鐙 瑣 憶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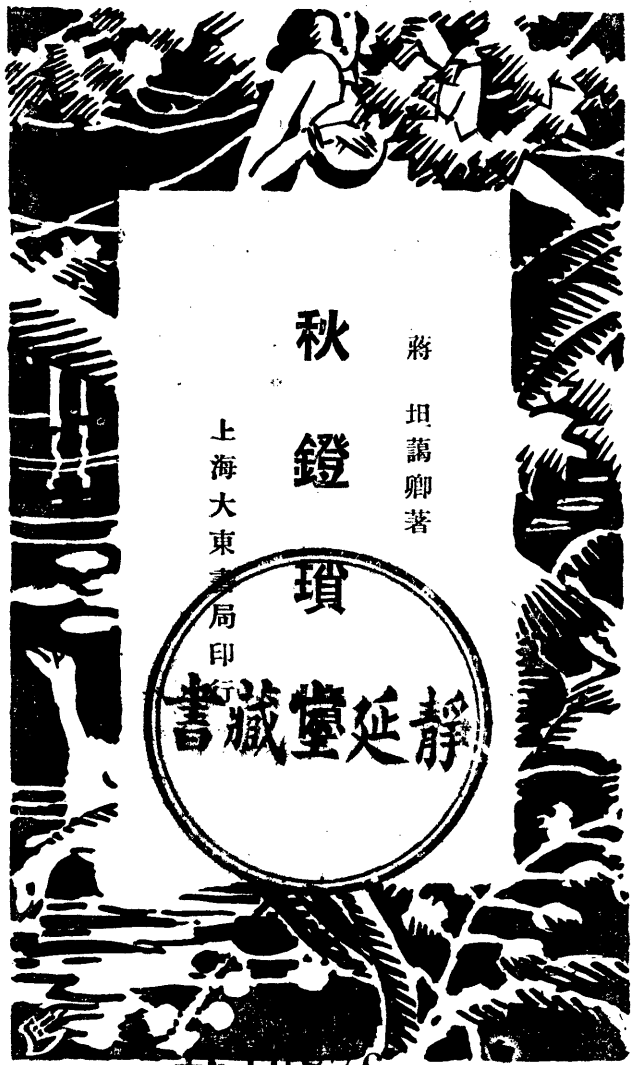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4 0535B





秋
鏡

蔣
坦
藹
卿
著

上海大東書局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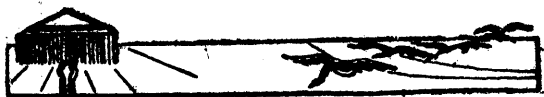


瑣

靜延堂藏書

1010576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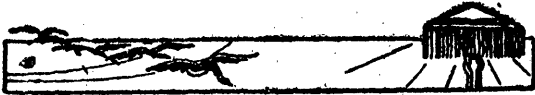


秋燈瑣憶贅言

周瘦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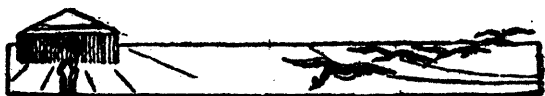
自冒巢氏爲了追悼愛姬董小宛，作影梅盦憶語，於是憶語的公式，總是爲了悼亡而作；陳朗玉的香畹樓憶語，卽是一箇例子。錢塘詞家蔣蕩卿的秋燈瑣憶，也是憶語體的文字，卻打破了爲悼亡而作的公式，偏是在所愛者生存時作的。——所以我們讀別的憶語時，總覺得行墨間涕淚縱橫，悽動心脾，真有不堪卒讀之概！而讀了秋燈瑣憶，那就不然；心中只是豔羨他們的閨中清福，一些兒不會發生悲感。至於情事的雋妙，文字的俊逸，也不在影梅盦香畹樓之下；更足於貴的：影梅香畹都爲愛姬而作，而秋燈瑣憶中的主人，卻是正當當的結髮之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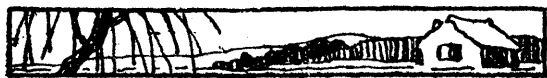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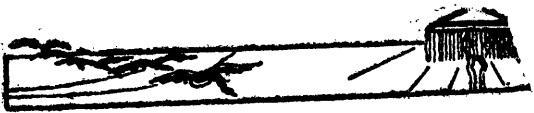
讀秋鐘瑣憶之先，當然要知道作者蔣藹卿是怎樣一箇人。烏程周夢坡氏歷代兩浙詞人小傳中蔣坦一則云：『坦字藹卿，錢塘人，諸生；有百合詞二卷、夕陽紅半樓詞二卷。先世業矚筴，有園亭歌伶之樂。藹卿生稟異資，弱冠善文章，工書法，配關秋芙，嫺倚聲，解彈琴，尤喜內典；偕隱家園，聯吟禮佛。出則文壇吟社，客滿樽盈。別築枕湖吟館於水磨頭，春秋佳日，遊讌極歡。未幾：秋芙死，藹卿爲製秋鐘瑣憶，皆幽閨遺事，文極雋雅，視冒辟彊影梅畫憶語更過之。杭州辛酉戒嚴，奔慈谿，依其友王廣文景會；比返，寇又至，以餓殉焉。』此則是根據於陳繼聰傳略與杭郡詩三輯，但『秋芙死，藹卿爲製秋鐘瑣憶』幾句，似乎與事實不符。我以爲秋鐘瑣憶之作，實在秋芙生存時代，但看原書魏






滋伯一序，從頭至尾，沒有提起藹卿爲悼亡而作，只說「飲綠餐秀，倡妍酬麗，從來徐淑，不僅篇章，自是高柔，無虛愛翫，貧谷晚食，文不獨遊，蓮莊夏清，趙乃雙笑，閨房之事，有甚畫眉，香豔之詞，罔恤多口。」這些話占了全序三分之一，無非說他們伉儷間唱隨之樂，曾無一言提及秋芙之死，接着說：「偶成小品，首示鄙人，間述閒情，弗刪綺語。」這明明是說他作綺語述閒情而已，非爲悼亡而作也。末尾又說「更積歲月，重出清新，神仙眷屬之羨，當不止如漱玉之所序矣。」那就有希望他往後繼續做去的意思。便是以秋燈瑣憶全書而論，也從沒有說起秋芙一箇死字，但看結尾最後的一節：「數年而後，當與秋芙結廬華塢河渚間，夕梵晨鐘，懺除慧業，花開之日，當並見彌陀，聽無生





之法；卽或再墮人天，亦願世世永爲夫婦，明日爲如來涅槃日，當持此誓，證明佛前。」這都是爲晚年和秋芙謀共同享福的話，一望而知。因此我敢斷定秋鏡瑣憶是在秋芙生存時藹卿興到而作，並不在秋芙死後，爲哀悼而作的。

既知道了蔣藹卿，那當然又要知道秋芙是怎樣一箇人。王西神然脂餘韻云：「關秋芙，名鏌，錢唐人，諸生蔣坦室。學書於魏滋伯吳黟山；學畫於楊渚白；學琴於李玉峯。鏡檻書牀，可想文采，善病工愁，終歸學佛。著有夢影樓詞，高陽臺詠夕陽換頭云：「而今休說鄉關路，剩濛濛煙水，瘦柳漁灣，短帽西風，古今無此荒寒，蘆笳聲裏旌旗起，問當年誰姓江山？有悠悠幾處牛羊，短笛吹還。」沈雄激宕，中邊俱徹。閨中若準張春水之例，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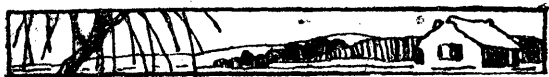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可稱爲關夕陽也。」看了這一節，便知道這秋芙的才華，正可與藹卿抗手，可說是詞壇上的一對難夫難婦。

秋燈瑣憶中的第一節，分明是記新婚第一夜的事；若是普通的新夫婦，那麼當此洞房春暖之際，無非喁喁情話罷咧；而他們倆卻偏偏談及詩詞，又互相聯句以試詩才，良宵如此度過，可真風雅極了。那上邊說「秋芙綰墮馬髻，衣紅綃之衣，燈蓮影中，歡笑彌暢。」這是何等的旖旎！「於時桂帳蟲飛，倦不成寐，盆中素馨，香氣滃然，流襲枕簟。」這真是一片銷魂的境界，而新夫婦聯句「翠被鴛鴦夜，紅雲蠟燭樓，花邊紗幔月，人覺枕函秋。」這又是何等的好詩句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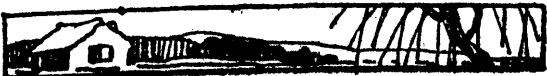
秋芙能琴，能畫，能書，閨中有此才華，真是不可多得。而伊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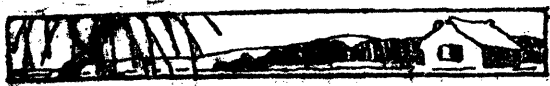
又以金盆擣戎葵葉汁，雜於雲母之粉，用紙拖染，其色蔚綠，雖澄心之製，無以過之；曾用來給藹卿手錄西湖百詠。這樣的雅人深致，又怎不使人羨煞呢！


西子湖上作夜遊，確是一件極有與會的事。記得有一年雷峯塔沒有坍塌的時候，我正在西湖小住，便在一箇月明之夜，同著小蝶翠娜兄妹等，刺艇三潭印月，水光和月光，融合在一起，我們的身體也幾乎沈浸在水月中了！這一夜夜遊之樂，至今回想起來，還是津津有味。藹卿和秋芙住在湖上，所以夜遊很爲便利；秋鏡瑣憶中所記的，共有二次。一次是『夏夜苦熱，秋芙約遊理安。』理安在九溪十八澗上，離西湖很遠，理安寺前多楠樹，足有好幾百株，我每年遊西湖時，總得去一次，在楠樹相夾的小徑中





徘徊一回，然而夜中卻始終沒有去過，實在也不敢前去，藹卿秋
芙夜遊理安，就足見那時的時世太平，途中沒有伏莽之故啊。『
由楊梅塢至石屋洞，洞中亂石排拱，几案儼然，秋芙安琴擊磴，
鼓平沙落雁之操，歸雲滄然，澗水互答；此時相對，幾忘我兩人
猶生塵世間也。』石屋洞也是我每年必遊之地，此洞形如石屋，
故以爲名，可惜如今爲俗僧所佔，未免有玷名勝！秋芙夜遊到此
，安琴擊磴，鼓平沙落雁之操，這自是極有趣味的事；無怪藹卿
要說幾忘我兩人猶生塵世間了！他們倆第二次的夜遊，卻真的在
西湖上了。所謂『秋月正佳，秋芙命雛鬟負琴放舟兩湖荷菱之間
。』瞧他們何等有趣啊，一箇兒先走，一箇兒去追尋，畢竟在蘇
隄第二橋下尋到了；於是一箇兒鼓起琴來，來箇漢宮秋怨曲，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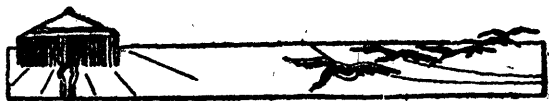


箇兒披襟而聽，飄飄欲仙；接著又同上白雲菴，喫新蓮子羹，回船段家橋席地談心，一直談到四更；這樣的清福，正不知是幾生修到的。要不是生有雅骨，那麼任是住在湖山勝處，也不知道賞玩，委實是孤負了湖山不少！所以我覺得閒情逸致如蔣家伉儷，纔配住在西湖，纔不孤負了這一片大好湖山。

拾桃花瓣砌字填詞，喚侍兒教綠嬰武念詩，爲閨人製梅花畫衣，香雪滿身，望之如綠萼仙人，這種風流蘊藉的事，可以入詩，可以入畫，可以入詞曲，可以補入黎遂球張山來二氏的花底拾遺

藹卿夫婦，畢竟是生有夙根的人。所以二人雖在起居言笑之間，也動觸禪機，動有禪意；如風雨之夜，聞黃葉數聲，吹墮窗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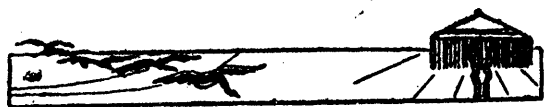
秋芙便顧鏡而吟，有『昨日勝今日，今年老去年』之句。此其一；秋芙性愛潔，地有纖塵，又親事箕帚，藹卿舉王某偈云：『日掃地上，越掃越不淨，若要地上淨，撇卻苕帚柄。』此其二；秋芙因聞『悲莫悲兮生別離』之句而悲，藹卿慰之曰：『因緣離合，不可定論，余與子久皈覺王，誓無他趣，他日九蓮臺上，當不更結離恨緣，何作此無益之悲也？昔鍛金師一念之誓，結婚姻九十餘劫，况余與子乎！』此其三；此外一則說秋芙爲曇陽後身。觀其辨才，似亦可信，加以長齋二十年，楞嚴法華，熟誦數千卷。再則說秋芙念佛二十年，誓赴金臺之迎；又夫婦因父翁晚年多病，結壇修玉皇懺儀四十九日。就這上邊看來，可見他們倆都是信佛極篤的人，以信佛極篤的人，而常作綺語，也可見結習難



除，而於佛法方面，多分也沒有甚麼牴牾了。

大凡文人雅士，多半苦貧，加以藹卿喜遊好客，支出上自不免多一些，看他瑣憶中說：『夏葛冬裘，遞質遞贖，敝篋中終歲常空空也。』竟窘得像上海一般專愛喫著嫖賭的時髦大少爺一樣，可真出人意表了！良夜邀良朋作長夜之飲，或鼓琴，或作書畫，或拈韻賦詩，或清談淪茗，或踞地賭霸王拳，這樣的樂事，一生能得幾回消受？『羊燈既上，洗盞更酌，未及數巡，而呼酒不至，訝詢秋芙，答云『餅罄矣！牀頭惟餘數十錢，余脫玉釧換酒，酒家不辨真贋，今付質庫，去市遠，故未至耳。』這樣的情景，雖覺奇窘，然而奇窘之中，也自蘊藉可人。

西溪也是我舊遊之地，向以蘆花著名。每年九十月間，蘆花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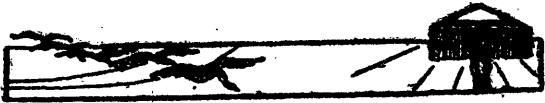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雪，滿眼一白。我那回往遊時，正在陽春三月，只見白的是梨花；紅的是桃花；卻偏偏不見蘆花，很以爲憾。我們也曾遊過交蘆 秋雪諸菴，在交蘆菴中，也曾賞覽過那幅交蘆雅集圖卷，只是不知道當年藹卿夫婦，曾在交蘆 秋雪菴中印過他們的遊屐之痕；而我們來去恩恩，也沒有留意到交蘆雅集圖卷中，有他們倆題詩呢。一年年滄桑變易，更不知道他家的槐眉山莊，也仍在西溪上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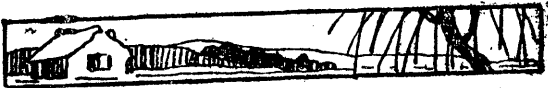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最有味的事：是無過於回想兒時的情景；更回想到兒時和所愛者親昵的情景，那當然更爲有味。瑣憶中所記，如元夕賀歲，筵上奪果；到得聘定以後，如新歲見粲姝上車；會文時間湘簾中環玉相觸；市中車過，見簾幃中麗人相注作熟視狀；又如蜜梅





花下遇見，俄聞銀鈎一聲，無復鴻影。前後十五年間，五經邂逅，在今日新派人物，一定要笑他傻極獸極，但我以為形迹上越是這樣相見不相親，精神上的情感，越是固結而不可解，往後夫婦倆的所以相親相愛，如漆如膠，也未始不是起因於此啊。

閨中諧謔，如出之有才華有學問的人，也自風雅可喜，耐人尋味。如藹卿在芭蕉葉上題斷句云：『是誰多事種芭蕉？早也瀟瀟！晚也瀟瀟！』明日見秋芙續書數行云：『是君心緒太無聊！種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。』這是何等聰明的吐屬，無怪藹卿看了，要說悟入正復不淺咧。又藹卿作小詞，有句云：『不是繡衾孤，新來夢也無。』又買陂塘詞有『怕再到蘭房，翦燈私語，做夢也無分！』之句，為友人書扇，友人訝問做夢何以無分？秋芙笑云，





『想「新來夢也無」耳。』這樣的才思敏捷，脫口而出，自是可愛煞人。此外如與藹卿下棋，以所佩玉虎爲賭，下數十子，棋局漸輸，便縱膝上獨兒，攪亂棋勢。也自嬌憨可喜。倘有畫工傳神之筆，大可入畫。

秋芙病臥母家一節，足以見夫婦伉儷之篤，真有生死以之之概，上邊說『秋芙生負情癖，病中尤爲纏綿，余歸必趣人召余，比至，仍無一語。侶瓊（按侶瓊爲秋芙女弟）問之，秋芙曰：「余命如懸絲，自分難續，倉卒恐無以與訣，彼來，余可撒手行耳。」』這種話沈痛徹骨，任你鐵石心腸，也沒有不感動的，在我們讀到這裏，以爲此番秋芙是必死的了，誰知卻終於沒有死，大約閻羅天子也因他們倆情愛太深，所以不忍拆散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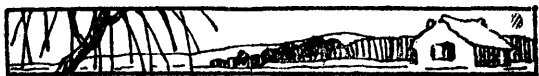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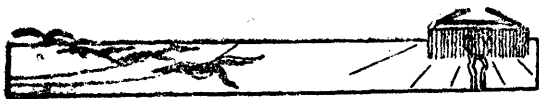
總之秋燈瑣憶，雖如魏滋伯所說爲述閒情而作，但我卻以爲是一部夫婦必讀之書，讀了之後，可以增伉儷之情，所以普天下夫婦，不可不一讀秋燈瑣憶。



原序

昔讀易安居士所爲金石錄後序。賭茶讀畫。不少敷陳。鏡檻書牀。可想文采。今觀藹卿茂才秋鐙瑣憶一編。比水繪影梅諸作。情事殊科。詞筆同美。夫其洞房七夕。始自定情。梵夾三乘。終於偕隱。十年湖上。千詩集中。環階流水。所居樓臺。當戶遠山。相對屏障。飲綠餐秀。倡妍酬麗。從來徐淑。不僅篇章。自是高柔。無虛愛翫。貧谷晚食。文不獨遊。蓮莊夏清。趙乃雙笑。閨房之事。有甚畫眉。香豔之詞。罔卹多口。恐譏麟媛。遂謝鶴書。詩好抱山。詞工飲水。偶成小品。首示鄙人。間述閒情。弗刪綺語。多生慧業。剎那前塵。頂禮金仙。心香瓊館。更積歲月





秋 銜 瓊 憶 原 序

。重出清新。神仙眷屬之羨。當不止如漱玉之所序矣。
咸豐壬子歲六月辛丑立秋日皋亭山民魏滋伯書於小憩窩。



秋燈瑣憶

錢塘 蔣坦 藹卿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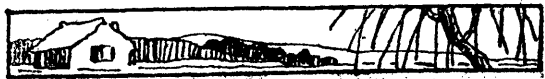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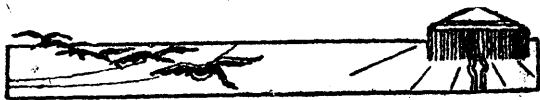
道光癸卯閏秋，秋芙來歸。漏三下，臧獲皆寢，秋芙縮墮馬髻，衣紅綃之衣，燈蓮影中，歡笑彌暢，歷言小年嬉戲之事，漸及詩詞，余苦木舌橋不能下；因憶昔年有傳聞其初冬詩云：『雪壓層檐重，風欺半臂單，』余初疑爲阿翹假託，至是始信。於時挂帳蟲飛，倦不成寐，盆中素馨，香氣滃然，流襲枕簟。秋芙請聯句，以觀余才；余亦欲試秋芙之詩，遂欣然諾之。余首賦云：『翠被鴛鴦夜，』秋芙續云：『紅雲蠟燭樓，花迎紗幔月，』余次續云：『人覺枕函秋。』猶欲再續，而檐月曖斜，鄰鐘徐動，戶

外小鬟，已啁啾來促曉粧矣。余乃闌筆而起。

數日不入巢園，陰廊之間，漸有苔色，因感賦二絕云：『一覺紅
蕤夢，朝來記不真，昨宵風露重，憶否忍寒人？』『鏡檻無人拂
，房櫺久不開，欲言相憶處，戶下有青苔。』時秋芙歸寧三十五
日矣：羣季青綾，興應不淺，亦憶夜深有人，尙徘徊風露下否？

秋芙之琴，半出余授，入秋以來，因病廢輟；既起，指法漸疏
，強爲理習，乃與彈於夕陽紅半樓上，調弦既久，高不成音，再
調則當五徽而絕。秋芙索上新弦，忽煙霧迷空，窗紙欲黑，下樓
視之，知雛鬟不戒，火延幔帷，童僕撲之始滅。乃知猝斷之弦，
其識不遠；况五火數也，應徽而絕，琴其語我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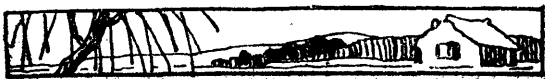
秋芙以金盆擣戎葵葉汁，雜於雲母之粉，用紙拖染，其色蔚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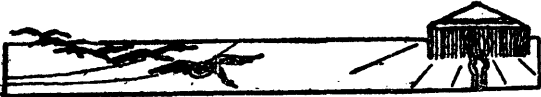




；雖澄心之製，無以過之！曾爲余錄西湖百詠，惜爲郭季虎攜去，季虎爲余題秋林著書圖云：『詩成不用台箋寫，笑索蘭閨手細鈔。』卽指此也！秋芙向不工書，自游魏滋伯吳黟山兩丈之門，始學爲晉唐格，惜病後目力較差，不能常事筆墨，然間作數字，猶是秀媚可人。


夏夜苦熱，秋芙約游理安。甫出門，雷聲殷殷，狂飈疾作，僕夫請迴車，余以游興方熾，強趣之行，未及南屏，而黑雲四垂，山川暝合；俄見白光如練，出獨秀峰頂，經天丈餘，雨下如注，乃止大松樹下；雨霽更行，覺竹風騷騷，萬翠濃滴，兩山如殘粧美人，蹙黛垂眉，秀可餐食。余與秋芙且觀且行，不知衣袂之既溼也！時月楂開士主講理安寺席，留飯伊蒲，竝以所繪白蓮畫幀





見貽，秋芙題詩其上，有『空到色香何有相，若離文字豈能禪？』之句。茶話既洽，復由楊梅塢至石屋洞，洞中亂石排拱，几案儼然，秋芙安琴磬磴，鼓平沙落雁之操，歸雲滃然，澗水互答，此時相對，幾忘我兩人猶生塵世間也！俄而殘暑漸收，暝烟四起，迴車里許，已月上蘇隄楊柳梢矣！是日屋漏牀牀，窗戶皆溼，童僕以重門鎖扃，未獲入視；余歸已蝶帳蠹幘，半爲澤國，呼小婢以筠籠熨之，五鼓始睡。

秋芙喜繪牡丹，而下筆頗自矜重，嗣從老友楊渚白游，活色生香，遂入南田之室，時同人中寓余草堂及晨夕過從者，有錢文濤費子茗嚴文樵焦仲梅諸人，品葉評花，彌日不倦；旣而錢去楊死，焦嚴諸人，各歸故鄉，秋芙亦以鹽米事煩，棄置筆墨，惟余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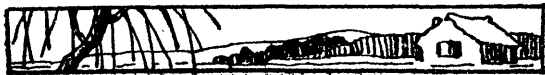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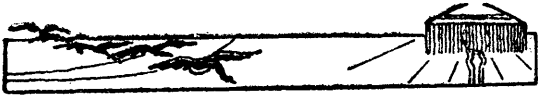
扇一枚，猶爲諸人合畫之筆，精神意態，不減當年，暇日觀之，不勝賓朋零落之感！

桃花爲風雨所摧，零落池上，秋芙拾花瓣砌字，作謁金門詞云：『春過半，花命也如春短，一夜落紅吹漸滿，風狂春不管。』春字未成，而東風驟來，飄散滿地，秋芙悵然！余曰：『此真箇「風狂春不管」矣！』相與一笑而罷。

余舊蓄一綠鸚鵡，字曰翠孃，呼之輒應，所誦詩句，向爲侍兒秀娟所教；秀娟旣嫁，翠孃飲啄常失時，日漸憔悴，一日余起盥沐，聞簾外作細語聲，恍如秀娟聲吻，驚起視之，則翠孃也。楊枝去數月矣，翠孃有知，亦憶教詩人否？

秋芙每謂余云：『人生百年：夢寐居半，愁病居半，襁褓垂老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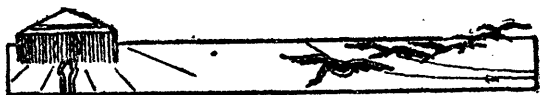
之日又居半，所僅存者，十一二耳！况我輩蒲柳之質，猶未必百年者乎？庾蘭成云：「一月歡娛，得四五六日，」想亦自解語耳！斯言信然。

平生未作百里游，甲辰甌江之役，秋芙方病寒疾，欲更行期，而行裝既發，黃頭促我矣；晚渡錢江，颶風大作，隔岸越山，皆低鬟斂眉，鬱鬱作相對狀，因憶子安滕王閣序云：「天高地迥，覺宇宙之無窮，興盡悲來，識盈虛之有數；」殊覺此身茫茫，不知當置何所！

明河在天，殘燈熒熒，酒醒已五更時矣！欲呼添衣，而羅帳垂垂，四無人應，開眼視之，始知此身猶臥舟中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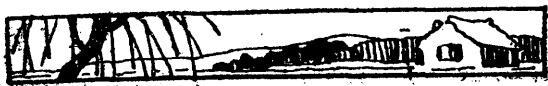
秋月正佳，秋芙命雛鬟負琴，放舟兩湖荷菱之間。時余自西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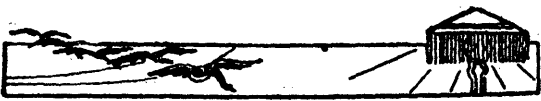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歸，及門，秋芙先出，因買瓜皮跡之，相遇於蘇隄第二橋下，秋芙方鼓琴作漢宮秋怨曲，余爲披襟而聽；斯時四山沉烟，星月在水，琤琤雜鳴，不知天風聲環珮聲也！琴聲未終，船唇已移近漪園南岸矣；因叩白雲菴門，菴尼故相識也，坐次，採池中新蓮，製羹以進，香色清冽，足沁腸腑，其視世味腥羶，何止薰蕕之別。回船至段家橋，登岸，施竹簾於地，坐話良久，聞城中塵囂聲，如蠅營營，殊聒人耳。橋上石柱，爲去年題詩處，近爲蟻衣剝蝕，無復字跡，欲重書之，苦無中書；其時星斗漸稀，湖氣橫白，聽城頭更鼓，已沉沉第四通矣！遂攜琴刺船而去。


余蓮村來游武林，以惠山泉一甕見餉，適墨俱開士主講天目山席，亦寄頭綱茶來，竹爐烹飲，不啻如來滌水，徧潤八萬四千毛





孔，初不待盧仝七盃也，蓮村止余草堂十有餘日，剪燭論文，有踰膠漆；惜言歡未終，飢爲驅去，樹雲相望，三年於茲矣！常憶其論吳門諸子詩，極稱覺阿開士爲聞見第一，覺阿以名秀才，剃落佛前，磨磚十年，得正法眼藏；所居種梅三百餘本，香雪滿時，趺坐其下，禪定旣起，間事吟咏，有詠懷詩云：『自從一見楞嚴後，不讀人間糟粕書，』昔簡齋老人論華嚴經云：『文義如一桶水，倒來倒去，不特不解華嚴，直是未見華嚴語。』以視覺阿，何止上下牀之別耶？惜未見全詩，不勝半偈之憾，聞蓮邨近客毗陵，暇日當修書問之。

夜來聞風雨聲，枕簟漸有涼意，秋芙方卸晚粧，余坐案傍，製百花圖記未半，聞黃葉數聲，吹墮窗下，秋芙顧鏡吟曰：『昨日





勝今日，今年老去年！」余憮然云：「生年不滿百，安能爲他人拭涕，」輒爲擲筆。夜深，秋芙思飲，瓦罍溫暾，已無餘火，欲呼小鬟，皆蒙頭戶間，爲趾離召去久矣！余分案上燈置茶竈間，溫蓮子湯一甌飲之，秋芙病肺十年，深秋咳嗽，必高枕始得熟睡，今年體力較強，擁髻相對，常至夜分，殆眠餐調攝之功歟？然入秋猶未數日，未知八九月間更復何如耳！

余爲秋芙製梅花畫衣，香雪滿身，望之如「綠萼仙人，」翩然塵世；每當春暮，翠袖憑欄，髻邊蝴蝶，猶栩栩然不知東風之旣去也。

掃地焚香，喻佛法耳；謂如此即可成佛，則值寺闍黎，已充滿極樂國矣。秋芙性愛潔，地有纖塵，必親事箕帚，余爲舉王栖雲



傷云：『日日掃地上，越掃越不淨，若要地上淨，撇卻苕帚柄。

』秋芙卒不能悟。秋芙辨才，十倍於我，執於斯者，良亦積習使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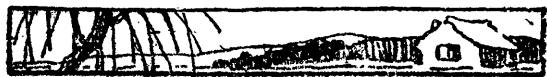
余居湖上十年，大人月給數十金，資余鹽米，余以揮霍，每至匱乏，夏葛冬裘，遞質遞贖。敝篋中終歲常空空也！曾賦詩示秋芙云：『一寒至此憐張祿，再擁無由惜謝朓，篋爲頻搜卿有意，禪猶可挂我何慚。紀實也。丁未冬，伊少沂大令課最北行，余餞之草堂，來會者二十餘人，酒次，李山樵鼓琴，吳康甫作擘窠書，吳乙杉楊渚白錢文濤分畫四壁，餘或拈韻賦詩，清談淪茗，惟施庭午田望南家賓梅十餘人，踞地賭霸王拳，狂飲疾呼，酒盡數十觥不止，是夕風月正佳，余留諸人爲長夜飲，羊燈既上，洗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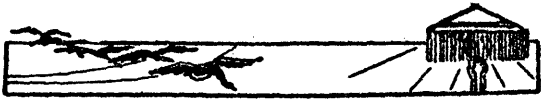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更酌，未及數巡，而呼酒不至。訝詢秋芙，答云：『餅罄矣！牀頭惟餘數十錢，余脫玉釧換酒，酒家不辨真贋，今付質庫，去市遠，故未至耳。』余爲誦元九「泥他沽酒拔金釵」詩，相對悵然！是集得詩數十篇，酒盡八九甕，數年來文酒之樂，於斯爲盛；自此而後，蹤跡天涯，雲萍聚散，余與秋芙亦以塵事相羈，不能屢爲山澤游矣！


秋芙素不工詞，憶初作菩薩蠻云：『莫道鐵爲腸，鐵腸今也傷；』造意尖新，無板滯之病。其後余游山陰，秋芙製洞仙歌見寄，氣息深穩，絕無疵類，余始訝其進境之速；歸後索覽近作，居然可觀，乃知三日之別，固非昔日阿蒙矣！昔瑤花仙史降乩巢園，目秋芙爲曇陽後身，觀其辨才，似亦可信，加以長齋二十年，





楞嚴法華熟誦數千卷，定而生慧，一指半偈，猶能言下了悟，况區區文字間乎！昔人謂「書到今生讀已遲」，余與秋芙信之矣。

秦亭山西去二十里，地名西谿，余家「槐眉莊」在焉，緣溪而西，地多蘆葦，秋風起時，晴雪滿灘，水波瀾漫，上下一色，蘆花深處，置精藍數椽，以奉瞿曇，曰雲章閣，閣去莊里餘，複澗迴溪，非葦杭不能到也。時有佛緣僧者，居華塢、齋，相傳戒律精嚴，知未來之事；乙巳秋。余因攜秋芙訪之；叩以面壁宗旨，如瞶如聾，鼻孔撩天，曷勝失笑。時殘雪方晴，堂下綠梅，如塵夢初醒，玉齒粲然；秋芙約爲永興寺遊，遂與登二雪堂，觀汪夫人方佩書刻，還坐谿上，尋炙背魚，翦尾螺，皆頗師勝蹟，明日更游交蘆秋雪諸刹，寺僧以松蘿茶進，並索題交蘆雅集圖卷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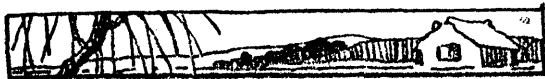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
船已夕陽在山，晚鐘催飯矣！霜風乍寒，溪上澄波粼粼，作皺縠紋，秋芙時著薄棉，有寒色，余脫半臂擁之。夜半至莊，吠龍迎門，迴望隔谿漁火，不減鹿門晚歸時也。秋芙強余作紀遊詩，遂與挑燈命筆，不覺至曙。

秋芙有停琴佇月小影，懸之寢室，日以沈水供之，將歸，戲謂余曰：『夜窗孤寂，留以伴君，君當酬以瓣香，無局置空房，令蛾眉有秋風團扇悲也！』

曉過婦家，牕櫺猶閉，微聞倉琅一聲，似鸞篋墮地，重簾之中，有人曉粧初就也；時初日在梁，影照窗戶，盤盤膩雲，光足鑒物，因憶微之詩云：『水晶簾底看梳頭，』古人當日，已先我消受眼福。





關蔣故中表親，余未聘時，秋芙每來余家，繞牀弄梅，兩無嫌猜；丁亥元夕，秋芙來賀歲，見於堂前，秋芙衣葵綠衣，余著銀紅繡袍，肩隨額齊，釵帽相傍，張情齊丈方居巢園，謂大人曰：『儼然佳兒佳婦。』大人遂有絲蘿之意，後數月，巢園鼠姑作花，大人招親朋，置酒花下。秋芙隨嚴君來，酒次，秋芙收筵上果脯，藏吧中，余奪之，秋芙曰：『余將攜歸，不汝食也，』余戲解所繫巾，曰：『以此縛汝，看汝得歸去否？』秋芙驚泣，乳嫗攜去始解。大人顧之而笑；因倩俞霞軒師爲之蹇脩，筵上聘定，自後數年，絕不相見。大人以關氏世有姻婭，歲時仍率余往趨謁，故關氏之庭，跡雖疎，未嘗絕也；憶壬辰新歲，余往，入門見青衣小鬟，擁一粲姝上車而去，俄聞屏間笑聲，乃知出者，卽爲





秋芙；又一年，園橋試近，妻父集同人會文，意在察壻，置酒後堂，余列末座，聞湘簾之中，環玉相觸，未知有秋芙在否？又一年，余行市間，忽車雷聲中，簾櫳疾捲，中有麗人，相注作熟視狀，最後一車，似是妻母，意捲簾人卽膝前嬌女也。又一年，余舉弟子員，大人命予晉謁，庭遇秋芙，戴貂茸，立蜜梅花下，俄聞銀鈎一聲，無復鴻影，余自聘及迎，相去凡十五年；五經邂逅，及卻扇筵前，翦燈相見，始知頰上雙渦，非復舊時豐滿矣！今去結褵又復十載，余與秋芙，皆鬢有霜色，未知數年而後，更作何狀，忽忽前塵，如夢如醉，質之秋芙，亦憶一二否？

秋芙謂元九長慶集詩，如土飯塵羹，食者不知有味；惟悼亡三詩，字字淚痕，不墮浮豔之習。余曰：『未必不似宋考功於劉希



夷事耳；不然，微之輕薄小人，安能爲此刻骨語？」

余讀述異記云：『龍眠於淵，頷下之珠，爲虞人所得，龍覺而死。』不勝嘆息。秋芙從旁語曰：『此龍之罪也，頷下有珠，則宜知寶，旣不能寶而爲人得，則噉噓雲雨，與虞人相持江湖之間，珠可還也；而以身殉之，龍則逝矣！而使珠落人手，永無還日，龍豈愛珠者哉？』余默然良久，曰：『不意秋芙，亦能作議論，大奇。』


葛林園爲招賢寺遺址，有水榭數楹，俯瞰竹石，榭下有池，短杓橫架其上，池偏凌雪花一本，藤蔓蜿蜒，相傳爲唐宋時物，詩僧半顛及其師破林，駐錫於此數十年矣。己酉初夏，積潦成災，余所居草堂，已爲澤國，半顛以書相招，遂與秋芙往借居焉。是





時城市可以處舟，所交賓朋，無不中隔，日與半顛談禪，間以觴詠，悠悠忽忽，不知人間有歲月矣。聞岳墳賣餒餠饅首，日使赤脚婢數錢買之，噉食既飽，分飼池魚，秋芙起拊欄楯，誤墮翠簪，水花數圈，杳無所跡，惟簪上所插素馨，漂浮波上而已。池偏爲梁氏墓廬，廬西有門，久鞠茂草，廬居梁氏族子數人，出入每由寺中，梁有劣弟，貧乏不材，余居月餘，閱牆之聲，未歇於耳，一日，余行池上，聞剝啄聲，寺僧方散午齋，余爲啓扉，有甍笠布衣者，問梁某在否，余爲指示，其人入梁氏廬，余亦閉門，半顛知之，因見梁，問來者云何？梁曰：『無之，』相與漏索室中，不得，惟東偏小樓，扃閉甚固，破窗而入，其弟已縊死牀上矣，乃知叩門者縊死鬼耳！自後鬼語啾啾，夜必達旦；梁以心惴





遷去，余與秋芙雖特楞嚴衛護之力，而陰霾逼人，究難長處，時水潦已退，旋亦移歸草堂，嗣聞半顛飛錫南屏，余不過此寺又數年矣！未知近日樓中，尙復有人居住否？

枕上不寐，與秋芙論古今人才；至韓擒虎，余曰：『擒虎生爲上柱國，死不失爲閻羅王，亦徼倖甚矣！』秋芙笑曰：『特張嫵娥諸人之冤，無可控告，奈何！』

大人晚年多病，余與秋芙結壇脩玉皇懺儀四十九日，秋芙作駢儷疏文，辭義奧豔，惜稿無遺存，不可記憶；維時霜風正秋，瓶中黃菊，漸有佳色，夜深鐘磬一鳴，萬籟皆伏，沈煙籠罩中，恍覺上清宮闕，卽現眼前，不知身在人世間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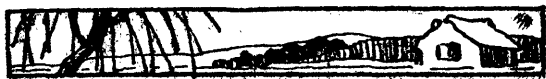
秋芙所種芭蕉，已葉大成陰，蔭蔽簾幙，秋來雨風滴瀝，枕上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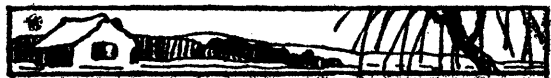
聞之，心與俱碎。一日，余戲題斷句葉上云：『是誰多事種芭蕉？早也瀟瀟，晚也瀟瀟。』明日見葉上續書數行云：『是君心緒太無聊！種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。』字畫柔媚，此秋芙戲筆也，然余於此，悟入正復不淺。

春夜扶鸞，瑤花仙史降壇，賦雙紅豆詞云：『風絲絲，雨絲絲，誰使花黏蛛網絲，春光留一絲。煙絲絲，柳絲絲，儂與紅蠶同有絲，蠶絲儂鬢絲。』又賀新涼贈秋芙云：『久未城西過，料如今夕陽樓畔，芭蕉新大，日日東風吹暮雨，聞道病愁無那，况幾日粧臺梳裹，紙薄衫兒寒易中，算相宜還是攤衾臥，切莫向，夜深坐。西池已謝桃花朶，恁青鸞天天來去，書兒無箇，一卷楞嚴應讀遍，能否情禪參破？問歸計甚時纔可；雙鳳歸來星月下，好



細斟元碧相稱賀。須預報，玉樓我。』甲辰歲，仙史曾降筆草堂，指示金丹還返之道，故有「久未西城過」之語。

憶戊申秋日，寄秋芙七古一首，詩云：『乾螢冷貼屏風死，秋逼蘭缸落花紫，滿牀風雨不成眠，有人翦燭中宵起；風雨秋涼玉簾知，鏡臺斂股最相思，傷心獨憶閨中婦，應是殘燈擁髻時。髻影飄蕭同臥病，中間兩接紅魴信，病熱曾云甘蔗良，心忪或藉浮瓜鎮；夜半傳聞還織素，錦詩漸滿迴文數，可憐玉臂豈禁寒，連波祇悔從前錯。從前聽雨芙蓉室，同衾憶汝初來日，纔見何郎卷合雙，便疑司馬心非一；鴻廡牛衣感最深，春衣典後况無金，六年費汝金釵力，買得蕭郎薄倖心。薄倖明知難自避，脫輿未免參人議，或有珠期浦口還，何曾劍忍微時棄；端賴鴛鴦壺內語，疎






狂尙爲餽生恕，無端乞我賣薪錢，明朝便決歸寧去。去日青荷初捲葉，羅衣曾記箱中疊，一年容易到秋風，渡江又阻歸來楫；我似齊紈易棄捐，懷中冷暖仗人憐，名爭蝸角難言勝，命比蠶繭豈久堅。莫爲機絲曾有故，蛾眉何力能持護，門前但看合歡花，也須各有歸根樹；樹猶如此我何堪，近信無由綺閣探，擁到蘭衾應憶我，半窗殘夢雨聲參。雨聲入夜生惆悵，兩家紅燭昏羅帳，一例悲歡各自聽，楚魂來去芭蕉上。芭蕉葉大近前楹，枕上秋天不肯明，明日謝家堂下過，入門預想繡鞋聲。』此稿遺佚十年，枕上忽記及之，命筆重書，恍惚如夢。

晚來聞絡緯聲，覺胸中大有秋氣，忽憶宋玉悲秋九辯，擊枕而讀，秋芙更衣閣中，良久不出，開喚始來，眉間有愁色，余問其





故，秋芙云：『「悲莫悲兮生別離，」何可使我聞之？』余慰之曰：『因緣離合，不可定論，余與子久皈覺王，誓無他趣，他日九蓮臺上，當不更結離恨緣，何作此無益之悲也！昔鍛金師以一念之誓，結婚姻九十餘劫，况余與子乎？』秋芙唯唯，然頰上粉痕，已爲淚花污溼矣！余亦不復卒讀。

秋芙藏有書尺，爲吳黟山所貽。尺長尺餘，闊二寸許，相傳乾隆壬子，泰山漢柏，出火自焚，錢塘高邁庵拾其燼餘，以爲書尺，刻銘於上；銘云：『漢已往，柏有神，堅多節，含古春，劫灰未燼兮，芸編是親，然藜比照兮，焦桐共珍。』

開戶見月，霜天悄然，因憶去年今夕，與秋芙探梅巢居閣下，斜月曖空，遠水渺瀰，上下千里，一碧無際，相與登補梅亭，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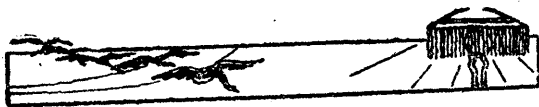
茗夜談，意興彌逸，秋芙方戴梅花鬢翹，虬枝在檐，遽爲攫去，余爲摘枝上花補之；今亭且傾圮，花木荒落，惟姮娥有情，尙往來孤山林麓間耳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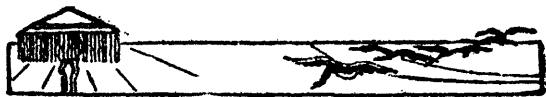
秋芙好棋，而不甚精，每夕必強余手談，或至達旦，余戲舉垓詞云：『簸錢鬪草已都輸，問持底今宵償我？』秋芙故飾詞云：『君以我不能勝耶？請以所佩玉虎爲賭。』下數十子，棋局漸輸，秋芙縱膝上鴉兒，攪亂棋勢，余笑云：『子以玉奴自況歟？』秋芙嘿然，而銀燭燐燐，已照見桃花上頰矣，自此更不復棋。去年燕來較遲，簾外桃花，已零落殆半，夜深巢泥忽傾，墮雛於地。秋芙懼爲鴉兒所攫，急收取之，且爲釘竹片於梁，以承其巢；今年燕子復來，故巢猶在，繞屋呢喃，殆猶憶去年護雛人耶。



同里沈湘濤夫人，與秋芙友善，曾以所著詩詞屬爲刪校，中有句云：『卻喜近來歸佛後，清才漸覺不如前。』因憶前見朱蓮卿詩，有『卻喜今年身稍健，相逢常得笑顏生。』之句。兩「喜」字用法不同，各極沉痛，蓮卿近得消渴疾，兩月未起，霜風在林，未知寒衣曾檢點否？

斜月到窗，忽作無數个人字，知堂下脩篁解籜矣；憶居槐眉莊，莊前種竹數弓，笱泥初出，秋芙命秀娟攜鴉嘴鋤，斲數筐，煮以鹽菜，香味甘美，初不讓廷秀煮笱經也。秀娟嫁數年，如林中綠衣人，得錦綉兒矣；惟余老守谷中，鬢顏非故，此君有知，得無笑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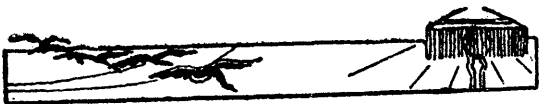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虎跑泉上有木樨數株，偃伏石上，花時黃雪滿階，如遊天香國中，足供鼻觀，余負花瓣，與秋芙常煮茗其下，秋芙拗花簪鬢，額上絲爲樹枝梢亂，余爲蘸泉水掠之，臨去折花數枝，插車背上，攜入城闕，欲人知新秋消息也。近聞寺僧添植數本，金粟世界，定更爲如來增色矣；秋風匪遙，早晚應有花信，花神有靈，亦憶去年看花人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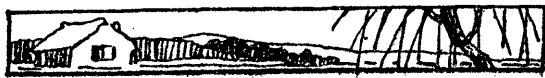
賓梅宿予草堂，漏三下，聞鄰人失火，急率僕從救之，及門，已撲滅矣；惟聞空中語云：『今日非有力人居此，此境幾爲焦土，』言頃，有二道人與一比邱，自天而下，道人戴藕華冠，衣蟠龍蠟之袍，其一玉貌長髯，所衣所冠，皆黃金色，比邱踵道人之後，若木若訥，藕冠者曰：『吾名證若，居青城赤水之間，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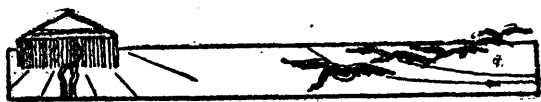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蔣居士至此，『與長鬚道人拂塵而歌，歌數千言，未暇悉記，惟記其末句云：『只回來巧遞了雲英密信，那裴航癡了心，何時得醒，若不早回頭，累我飛昇，醒醒醒！明日陰晴難信！』歌竟而逝，趨視之，則星月在戶，殘燈不明，惟聞落葉數聲，遽然一夢覺也。既旦，告予，予曰：『余家斷殺數十年，而脩鴻寶之道六七載，至今黃嬪飛騰，猶少返還之訣；豈仙師垂憫凡愚，現身說法歟？歌中曰雲英，雲英者，豈以余閨房之緣，未解纏縛，而諷詠示警歟？時予與秋芙脩陀羅尼懺數月矣；所謂比邱者，豈觀音化身，尋聲自西竺來歟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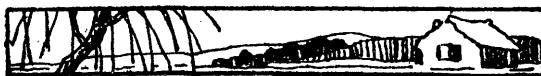
秋芙病，居母家六十餘日，臧獲陪侍，多至疲憊，其晝夜不輟者，僅余與妻妹侶瓊耳；余或告歸，侶瓊以身代予，事必手親，





故藥爐病榻之間，予得賴以息肩，侶瓊固情篤友于，然當此患難之時，而茶苦能甘，亦不自覺何以至是也。秋芙生負情癖，病中尤爲纏縛，余歸必趣人召余，比至，仍無一語，侶瓊問之，秋芙曰：『余命如懸絲，自分難續，倉猝恐無以與訣，彼來，余可撒手行耳！』余聞是言，始覺腹痛，繼思秋芙念佛二十年，誓赴金臺之迎，觀此一念，恐異日輪墮人天，秋芙猶未能免，手中梧桐花，放下正自不易耳！

秋夜正長，與妻妹珮琪圍碁，三戰三北，自念平生此技，未肯讓人，珮琪年未及笄，所造如此，殆天授耶？珮琪性靜默，有林下風，字與詩篇，靡不精曉，自言前身自上清宮來，觀其神寒骨清，洵非世間煙火人也。今不與對局數年矣，布算之神，應更倍



昔，他日謝堂上，當效楚子反整師復戰，期雪曩年城下之恥。

踏月夜歸，秋芙方燈下呼盧，座中有人，一擲得六么色，余戲爲卜算子詞云：『粧閣夜呼盧，釵影闌干背，六箇骰兒六箇窩，到底都成對。借問阿誰贏，莫是青溪妹？賺得回頭一顧無，試報說金釵墜。』秋芙見而笑曰：『如此綺語，不慮方平鞭背耶？』

近作小詞，有句云：『不具繡衾孤，新來夢也無，』又買陂塘後半云：『中門掩，更今荀郎覺困，玉甌蓮子親進，無端別了秦樓去，食性何人猜準；閒撫鬢，看半載相思，又及三春盡，前期未穩，怕再到蘭房，翦燈私語，做夢也無分。』時賓梅以紈扇屬書，因戲錄之，賓梅見而笑曰：『做夢何以無分？』秋芙笑云：『想「新來夢也無」耳！相與絕倒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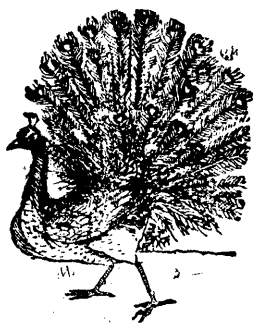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甲辰秋，同人招游月湖，夜深爲風露所欺，明日復集吳山笙鶴樓，中酒禁寒，歸而病熱幾殆，賴乩示方藥，始獲再生，越一年，爲丙午歲，疽發背間，旋復病瘡，方屆秋試，扶病登車，未及試院，而魂三逝矣；僕從昇歸，匝月始安；己酉之夏，復病瘡痢，俯枕三月，痛甚剝膚，六年之間，三墮病劫，秋芙每侍余疾，衣不解帶，柔脆之質，豈禁勞瘁，故余三病，而秋芙亦三病也。余生有懶疾，自己酉奉諱以來，火死灰寒，無復出山之想，惟念親亡未葬，弟長未婚，爲生平未了事，然先人生壙久營，所需卜吉，增弟年二十矣；負郭數頃田，足可耕食，數年而後，當與秋芙結廬華塢河渚間，夕梵晨鐘，懺除慧業。北開之日，當並彌陀，聽無生之法，卽或再墮人天！亦願世世永爲夫婦，明日爲如



來涅槃日，當持此誓，證明佛前。



終



附錄

百合詞選

錢塘 蔣 坦 藹卿著

菩薩蠻

高樓八月無歸雁，錦書緘就還開看，欲看不分明，夜深翻怨鏡。
。 躊躇無一是，亂疊衾兒睡，不是繡衾孤，新來夢也無。

惜分釵

三更後，蓮催漏，中門鎖攏銅魚久；乍鳴箏，又移鐙，向人推
睡，睡卻何曾，輕輕。 衾池皺，衫花瘦，懨懨病骨醺醺酒；是
風聲，是簾聲，難道今宵，忘掩窗櫺，聽聽。



虞美人

曉來顧影妝臺側，戲奪鸞篋執，蓬鬆蟬鬢替重梳，笑問玲瓏抵得養孃無。峭寒勸換貂茸戴，指說斂中在，開斂誤褪臂邊金，可惜團圓如月卻空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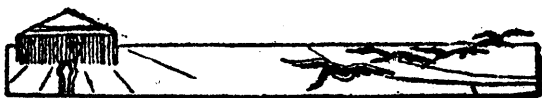
釵頭鳳

梁青石，門青漆，記來約略還疑惑；雲窗外，簾爲界，瘦肩半露，輕聲微咳，在在在！冰奩側，鬢雲色，襪襪梳作鴛鴦式；情無賴，言還礙，鸞篋初掠，花冠未戴，待待待！

醜奴兒

去年花下曾相見，略帶釵枝，略染脣脂，略畫雙眉未入時。今年花下重相見，豐了圓姿，減了柔肢，刪了些些覆額絲。





減蘭

清明日西湖紀遊

鬢花紅潤，吹落東風香一陣，香已銷魂，何況春衫故故熏。
那時妝束，粉額脩眉都看熟，上了金釵，只算相逢第一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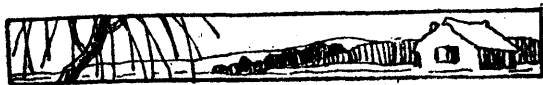
又

蘇祠西畔，春逼桃花紅漸滿，愛數花鬚，不用雛鬟下砌扶。
早防苔溜，替解紅條纏藕覆，鞦韆卻鬆些，虧是闌干緊靠花。

又

最無人處，約就花間傳密語，故打花鈴，怕有飛來燕子聽。
黃昏漸近，紅得斜陽無半寸，不信工夫，添到如今一線無。

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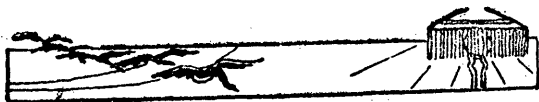
晚山圍黑，越到迴船風越急，漸不分明，漸見紅燈漸近城。
迷離相送，難道今番還是夢？夢若真時，翠被熏香續未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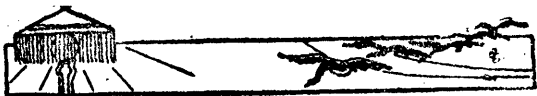
蘭陵王

晚樓閉，樓外紅簾垂地，花朝過，病未全蘇，卻把春光盡閒起，無聊整翠被，纔睡又嫌寒繼，淒迷甚，不信東風，想做清明甚天氣。追思去年事，被靈鵲輕欺，燕子調戲，如今夢與人千里，綠不斷芳艸，又迷香絮；高樓望也望無際，是雨裏風裏？無計，淚如洗，也錦字厭寫，簫局慵倚，心香漸陷爐灰細，想羅帳今夕，愁碎難理，孤燈一點，卻爲我睡也未。

酷相思

瘦到今年腰越細，更羞與黃花比；便紙薄衾還推不起，有夢也





懨懨睡，無夢也懨懨睡。桂帳無人牢掩閉，只獨自將愁理，算枕上相思人有幾，昨夜又頻頻嚏，今夜又頻頻嚏。

浪淘沙

花氣晚籬溫，鏡火黃昏，綠苔門巷犬狺狺，明月不知人事改，還上樓門。夢到枕函根，欲續無痕，豈關生就斷腸因，後日淒涼今日錯，前日因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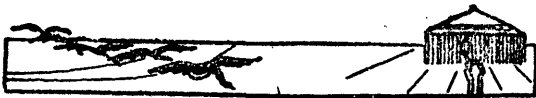
憶少年

昨朝眉角，今朝眼底，明朝心上，百千轆轤似，問那邊安放。別夢如煙空際蕩，賸淒涼鴈鏡斜向，傷心已如此，悔當初羅帳。

祝英臺近

秋燈瑣憶 附錄






漏三通，鐙一點，坐聽打窗雨，打上心頭，那有好情緒，同是繡閣珠簾，剪鐙時節，只換了箇人庭宇。奈何許，此際已鎖中門，除非夢來去，只恐樓高，夢也沒尋處！便教夢裏相尋，心忪易覺，怕夢也而今難做。

一剪梅

記看前年柏子花，花下簾斜，花外欄遮，玉人睡起鬢堆鴉，聽喚琵琶，又喚煎茶。看到今年柏子花，人也天涯！夢也天涯！入秋天氣不多差，今日寒些，明日寒些。

江南憶

長相憶，良夜正厭厭，蠟燭流乾千點淚，鴉兒搖動半邊簾，心上數鞦尖。





又

長相憶，聚首總無多，秋點明明傳漏刻，斜陽看看下窗窩；不
黑便如何。

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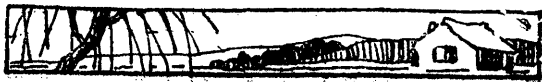
長相憶，妝閣小除天，無可奈何還強笑，不曾真醉莫推眠，明
日已明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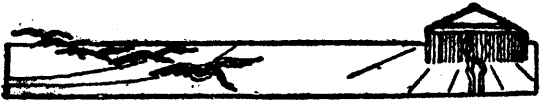
又

長相憶，過了十多年，楊柳叢祠春繫馬，桃花冷雨暮停船，沒
箇說從前。

虞美人

初涼





闌干圈就陰陰地，少箇人同倚，眼前只是等閒過，禁得傷心幾箇十年多。鏡臺漸漸生塵色，何怪人非昔，瓦盆開了素馨花，只怕夜來風雨又寒些。

浣谿紗

斜轉三橋路一彎，石門無事總常關，門前有帶曲闌干。除卻綠槐皆後種，許多紅豆已全刪，不曾移去只青山。

又

水墨衣裳淡欲仙，別時相怨見時憐，斷無心力到纏綿。何用歡情爭一刻，說難離別也三年，問心何止悔從前。

又

提起前言有淚痕，一鐙纔上便昏昏，鐙如解語怕多聞。向後





思量都闌起，而今憔悴又從新，相逢休說便銷魂。

又

綠酒紅樽勸不停，無人知是爲卿卿，得知除是案頭燈。百計
同商仍未決，幾番說去卻何曾，繡鞦漸聽上樓聲。

又

安置梅花小閣間，鴛鴦繡被替裝綿。怕人挨冷只催眠。難道
夜長該夢短，端因愁重怕身閒，好難消受曉霜天。

又

昨夜開簾月墮銀，今朝無月照離樽，明朝有月又無人。怕不
心酸無可哭，便容夢到也無因，除非樓上不黃昏。

點絳脣



幾日昏昏，病懷添得深如許，往來愁緒，心也無安處。來便
恩恩，去恁恩恩去，留伊住，除非灑淚，化作黃昏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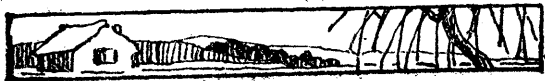
念奴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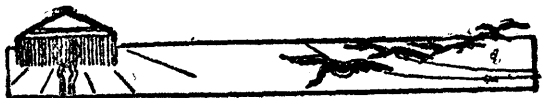
髮

燒鏡前夜，記晚妝樓上，定情時節，雙股蟬雲撩復亂，甚力黃
金刀鐻，虧有瓶花，拗枝伊戴，替掩風髮缺，明朝鏡裏，青鸞萬
一瞞得。嗟我菊朶簪乾，茶煙颺短，也帶星星雪，琴上秋風簾
底月，舊事琵琶應說，髡薙何年，飛蓬累汝，望到來生結，異時
相負，有如今日斯髮。

洞仙歌

綠楊橋外，有高樓西北，樓上春山晚螺碧，羨佳人傾國，小字





英英，問年紀纔過冰絃三七。雲屏天樣遠，况阻東西，五里淒
迷霧能隔，窺玉賴深心，不用登牆，近在玲瓏畫簾隙，奈見了回
頭便驚迴，賸衫影輕兜，夕陽闌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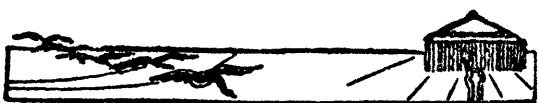
又

山南山北，正繁欽情定，擬約香車六萌迎，奈三年虛待，兩月
遲來，已下了白玉温家臺鏡。中門初闔扇，欲去因循，月黑花
棚教潛等，絮語不聞聲，叩叩心通，早肘後香囊輕贈，悔只悔逢
人說鍼神，使從此人知，靈芸名姓。

又

南來鼙鼓，報棘門軍潰，七日長圍未全退，算踰牆有布，撒豆
無符，商去住此際良謀誰最。偕行思與汝，蝦菜忘歸，煙水長





游五湖內，舟處暫爲家，雲帽波奩，料隨處影堪相對，便倉猝途中遇虬髯，也只說張家，新來一妹。

又

良宵三五，正試燈風裏，七尺瓊筵展羅綺，已酒花賸綠，燭淚乾紅，還道是禁鼓催人猶未。銀船三兩轉，射覆都輸，醉向金鵝曲屏倚，蛤蜊好調湯，檢點歸輿，囑風露夜深須避，把臨去醅顏泥伊看，說試驗今番，幾曾真醉。

又

泥緘書至，道送春時近，教和前年落花韻，悵芝田賦後，已費神思，况病後才比東阿還盡。糜丸親手試，卅首詩成，爲寫江淹別來恨，寶扇研金泥，四角中央，書疊做相思真本，更休問秋





風棄捐多，但出入懷中，也多情分。

又

明年寒食，記相逢裙衩，湖上春風畫船快，榜篷窗見了，各道勝常，卻不分原許裴航同載。晚風簾半墮，掠褪晶釵，輕試苔泥替伊戴，衆裏並儂肩，麝氣如塵，漸香上同心羅帶，惜眼見當時已無人，只楊柳青青，湧金門外。

又

重來聽雨，已落梅時矣，正及園橋罷公試，愧明河賦稿，擱筆都忘，教夜半那字恩恩騰起。青衫艱一第，便挹宮芹，豈慰蛾眉最初意，薄命本生成，何苦題名，還望到榜花秋際，便異日樊川領州來，怕還羨而今，傷春滋味。



又

書成唐韻，也儘嬴生計，早擬乘機越山徙，恨人來饋食，奴出
偷珠，未入室便有無端讒起。華年容易逝，代李爲桃，豈是初
來阮劉意，忍淚送成公，歸去天門，待陌上車迴知幾，翻羨到淳
于住東華，猶夢裏充伊，幾年夫婿。

又

鸞梳鶴掠，更無人梳裹，輸與妝臺繡奩鎖，自鯉魚風信，傳到
茶蘼，纔幾月散了畫樓燈火。去年今日是，界就烏絲，險韻詩
篇促人和，六角繡墩溫，挨近羅衣，但夜夜剔燈閒坐，到此際臨
風各傷懷，又何似前番，銷魂真箇。

蘇模遮





玉釵盟，金鈿約，日日紗幮，日日渾閒卻，妾做歲蕤郎做鑰，任是分開，終有相逢著。白茶糜，紅芍藥，開是誰開，落又誰吹落，何怪妾如花命薄，鐵打郎心，不鑄郎心錯。

點絳脣

休相問，問著添愁悶，七箇配三雙，分量原難準。簾額有斜陽，寒鴉昏一陣，莫去捲珠簾，人遠黃昏近。

洞仙歌

九月七日，作客舜江，弦月在窗，秋寒陡甚，酒醒出戶，霜天悄然，回憶平時，正繡褥眠香，花房做夢候也。

滿山落葉，盡黃團紅皺，日日霜風做重九，把瑤琴膝上，萬理千彈，卻只有一調思歸在手。挑鐙思畫閣，冷露移螢，今夜紗



鬢定寒透，漸次晚妝成。泥枕支鬢，又幾度金釵卜後，卻不料行人更銷魂，猶細雨疲驢，板橋西首。

梅子黃時雨

雨夜聯句

雲漏斜陽，放簾額半晴，旋又吹黑，(坦)聽兩點三聲，檐溜餘滴，(鏌)半墮楊花吹又起，東風搖曳如憐惜，(坦)任蛛絲空際嘍珠，欲網無力，(鏌)淒絕，西園陳跡；(坦)有陰苔淺綠，新韭肥碧，(鏌)念翦燭西窗，晤言何日？(坦)滿院煙蕪催暝早，隔鏡聽響荒街展，(鏌)思今夕萬一平，故人來得。(坦)

疎影

秋芙病一月矣！聞孤山梅花，漸次零落，日暮天寒，得





毋等殺翠禽耶！

年年今日，記畫船載酒，此地遊歷，紙閣明鐙，索笑尋詩，闌干翠袖低貼，尋芳悔我重來晚，已滿地落花如雪，只水邊殘月淒清，似是舊時相識。何況新來多感，玉顏正病裏，清興消歇，六扇文紗，盡日昏昏，關過落鐙時節，東風已過多番信，盡錯受燕鶯瞞得，待折枝歸去黃昏，細與錦人說。

卜算子

粧閣夜呼盧，釵影銀釭背，六箇骰兒六箇窩，到底都成對。
笑問阿誰贏，莫是青溪妹？賺得回頭一顧無，試報說搔頭墜。

買陂塘

憶年時紗幘病婦，身宮苦厄秋閨，金荷影裏閒陪笑，翠袖青衫



挨近，爐篆燼，猶側鬢移鏡，細讀靈樞本，酸醜藥性叶，問誰是
將離，何名百合，一一爲伊認。中門掩，更念荀郎憂困，玉甌
蓮子親進，無端別了秦樓去，食性無人猜準，閒撫鬢，看半載相
思，又及三春盡，前期未穩，怕再到蘭房、翦鏡私語，做夢也無
分。

清平樂

題桐陰坐月圖

去年今日，風雨高樓歇，睡起羅裙慵不摺，秋後紗幮猶熱。
月來還照簾櫳，舊遊門巷應同，祇覺今年秋早，門前多了梧桐。

酷相思

別侍兒秀娟





憶得來時雲覆額，正七月交初七，看六曲屏風明似雪，當夜有朦朧月，後夜也朦朧月。憶得今年簾下別，正五月榴花歇，又過上新秋三十日，彈指便中元節，彈指又中秋節。

柳梢青

蟲網生戶，琴塵滿牀，獨守殘燈，爲拈此解。

淅淅騷騷，淒淒切切，絮絮叨叨，鼠觸桐絃，蟲喧桂帳，第一今宵。知伊江上蘭橈，正此際山遙水遙，是過柯亭，是投梅驛，是泊楓橋。

謁金門

久不坐捫香館，研匣書箋，半爲燕泥所污，時秀娟去十七日矣！



長相憶，五月正當三十，顛倒霜毫拈又歇，粉箋愁亂疊。容
易粉銷香絕，何忍想伊心跡，獨向小欄閒處立，晚塘風了得。

賀新郎

鉞月初墮，瓜筵未收，花外紅廊，是去年定情處也。
衣上香塵麝，憶年前穿鉞樓上，刺桐窗下，薄帳籠煙涼似水，
初見釵鈿輕卸，有睡起柳腰風擺，帶雨桃花三四點，算當時知得
惟羅帕，須是我，負卿者？而今無分襟重把，冷清清雁鏡樓角
，可憐長夜，歸去迎門無鬢影，漸到香銷燭灺，也不戀黃金杯罍
，酒入愁腸容易醒，未沾唇無奈心先怕，須不是，那時也。

雙調望江南

七月初八日夜





休相戀，相戀恁留伊，半不分明鏡背後，全無頭尾夢來時，都付枕頭知。愁無語，掌上看鞦兒，日日相隨行止慣，教人兜底費尋思，錯了那絲絲。

鵲橋仙

去年深巷，杏花新賣，也是天天風雨，今年風雨小樓西，又短了簪花人數。此時便問，梁間燕子，怕也再無尋處，空餘殘夢滿欄干，都留付斷腸人做。

菩薩蠻

題背影圖

屏風迎面玻璃薄，珞簪搔墮無人覺，鏡影半肩馱，隔簾應是他呼名佯不省，應有啼痕賸，若去畫雙蛾，鏡兒瞞得麼？



浣谿紗

將歸武林留別翠雲校書

過了黃羊祀竈山，恩恩歲事又將闌，一天人事一天難。 月建
從無三箇大，行期還有幾時瞞，手翻黃曆與伊看。

蝶戀花

幾日昏昏扇繡戶，讓與雙棲，燕做紅樓主，綠了樓頭多少樹，
更無人到憑欄處。 一陣芭蕉牕外雨，還是留人，還是催人去，
留得須防天不許，黃昏下了天明住。

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再版

秋燈瑣憶 全一冊

○(定價大洋二角五分)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原著者 蔣 坦

校閱者 周 瘦 鵠

發行人 沈 駿 聲

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

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

發行所 大東書局

暨上海四馬路各省

新式 名人筆記

標

點

板橋雜記	影梅菴憶語	香畹樓憶語	秋鐙瑣憶	浮生六記	水滸索隱	老殘遊記	今古奇觀
一册	一册	一册	一册	一册	四册	一册	一册
三	二角五分	三角	二角五分	四角	三元二角	六角	一元四角

自說部興。而筆記乃溷然不彰。然其紀事簡約。抒情婉轉。辭華之美。頗足爲從事著述者之取法。茲重加整理。綴以新式標點。眉清目疏。極便瀏覽。

。愛好前人
文藝者。不
可不人手一
編。

大東

書局

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4 0535B



1610876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種數

售價 0.10